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五十九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十二

涇胡承珙墨莊著

陳

宛邱

序云宛邱刺幽公也正義曰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卽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承珙案序刺幽公而傳以經文子字斥大夫後儒因疑毛公不見詩序然詩中就事指陳而序則推求原本者往往有之如此及東門之粉皆言士大夫之淫荒而實幽公風化之所行正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未可謂傳與序異集傳以子爲泛指游蕩之人

則擊鼓舞羽至于無冬無夏似非閭巷細民之所爲且爾雅陳有宛邱水經注宛邱在陳城南道東括地志以宛邱縣在陳城中卽古陳國考說文云陳宛邱也舜後嬀滿之所封則宛邱爲陳國都可知劉氏克詩說曰名詩以陳所都之地爲言則係於其國非僅一方之風土所可言序以爲刺幽公者非無自矣子之湯兮傳湯蕩也惠氏古義曰湯本古蕩字王逸引此詩正作蕩古文論語君子坦蕩蕩鄭注魯論作坦湯湯是古皆以湯爲蕩或音他郎反者非承珙案莊子天地篇數如洸湯釋文引司馬本作佚蕩其實放蕩之蕩依字當作惕說文惕放也又惔放也華嚴經音義則以惔爲惕古文方言惔惕游也江沅之間謂戲爲惔或謂之惕經典多通作蕩古文或又借湯字爲之此

傳正謂經借湯爲蕩初非以蕩訓湯呂記云湯雖訓蕩與徑斥爲淫蕩者辭氣緩急不同誤矣

宛邱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正義曰釋邱云宛中宛邱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邱謂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矣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臧玉林經義雜記曰爾雅釋文宛施於阮反孫云謂中央汙也郭於粉反謂蘊聚隆高也下同元和郡縣志載爾雅舊注四方高中央下曰宛與毛傳同施博士於阮反讀爲宛義與李孫合郭氏於粉反讀爲苑音蘊與毛傳李孫皆乖異矣邢疏云郭氏以

爲中央高者以其四方高中央下卽是上文水潦所止泥邱又下云邱上有邱爲宛邱作者嫌人不了故重曉之旣言邱上有邱非中央隆高而何此郭氏所以不從先儒也案水潦所止之邱但頂上汙下耳非四方高中央下也下云邱上有邱爲宛邱謂有上下兩邱上一邱中央宛下耳亦非言中央高也釋名云中央下曰宛邱有邱宛宛如偃器也涇上有一泉水亦是也亦用舊說

廣雅釋言
偃仰也

承珙案臧說是也邵氏爾雅正義又引釋山

宛中隆以證宛中當爲中央隆峻考漢晉春秋云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凡地必四方高阻中央窳下始可謂之中如祖中涂中若中央隆峻何以謂之隆中乎又爾雅邱背有邱爲負邱郭氏謂與宛中宛邱同不知邱背有邱者謂邱後別有一邱

如背負然非中央隆峻之謂至釋名中央宛宛如偃器者正形容中央下貌其又云涇上有一泉水者涇或爲涇字之誤說文涇絕坎亦謂中有坎窞也邵氏謂釋名與郭義同亦誤

坎其擊鼓傳坎坎擊鼓聲何氏古義曰坎通作鞺說文鞺舞也如舊說以坎爲擊鼓聲然則後章坎其擊缶又將爲擊缶聲乎按舞必應節擊鼓所以爲舞節故曰鞺其擊鼓後章放此承琪案說文訓鞺爲舞引詩鞺鞺舞我段注據韻會引說文仍作鼓我又上部引詩塙塙舞我則此處自應同今詩作鼓爲是此或用三家詩與毛異毛於伐木坎坎鼓我無

傳自應與陳風同訓坎是擊鼓聲故傳以重文形容之下章缶爲瓦器凡草木瓦石聲多相近故魏風傳又云坎坎伐檀聲此又豈得以坎爲舞耶

值其鷺羽傳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末章值其鷺翮傳翮
翳也是傳意以鷺羽卽下鷺翮故箋申之云翳舞者所持以指
麾承珙案說文羽部云翬樂舞以羽擺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
此與鄭司農注周禮樂師云翬舞者以羽冒覆頭上義同說文
又云翳翳也所以舞也此皆謂執羽而舞翳者舞者所以自蔽
之義古者舞人用翟故簡兮右手秉翟此用鷺羽者周禮舞師
敎羽舞鄭注羽析白羽爲之豈卽鷺羽歟爾雅纛翳也當本作
翮翳也毛傳所引蓋古本不誤說見王風鄭注周禮引匠人執翮雜
記作執羽葆故郭注爾雅云翮今之羽葆幢此殆帥舞者所持
以指麾之具或謂翳爲舞者之蔽翮爲舞者之導然大要皆舞
時所用故傳以翳翮爲一而王風箋云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

與此箋正互見其義竝非兩歧傳訓值爲持說文值持也卽同

毛訓

今說文作值措也段注云措者置也非其義依韻會所據正之韻會雖譌爲待然轉刻之失耳

顏注漢書

以值爲立蓋疑值爲植之借字李解引王安石說訓值爲遭遇謂是百姓厭苦之言然王風明云執翽自以訓持爲正不必更求別解也

東門之枌

序云東門之枌疾亂也許氏詩深曰前篇刺邦君此篇則疾卿士子仲之子是也亂者男女無別則末章所陳是也序之以疾書者二萋楚疾恣讀之悽婉而知其音之哀以思此篇疾亂讀之切直而知其音之怨以怒然則政乖民困之故可想矣

嚴緝云後序附益講師之說時有失詩之意者一斷之以經可

也首序之傳源流甚遠方作詩時非國史題其事于篇端雖孔子無由知之或欲竝首序去之不可也古說相傳猶不之信千載下一一以胷臆決之難矣桑中溱洧之詩或謂淫者自言其如此此詩亦爲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蓋不用首序刺奔刺亂疾亂之說耳如此則凡刺詩之作皆淫人動於淫思發爲淫辭非止乎禮義者矣聖人何取淫人之言著之爲經而使天下後世諷誦之邪故凡刺詩皆作者刺淫非淫者自作也味此詩不續其麻正是誚責之辭非相樂之辭首序未易盡去也承琪案嚴氏此條專指集傳蓋集傳以末章視爾遺我今毛詩各本作貽我握椒據箋當作遺似兩相親愛之語故以爲男女自賦其事不知所云

爾我者正由會聚之時而二人自通情好不以爲恥詩人疾其

如此故卽其言而爾我之以爲刺非必全詩皆男女之自述也
讀詩質疑曰此詩毛鄭之說俱得歐陽氏駁毛鄭以子仲之子
莫可知其爲男女南方之原爲國南原野非陳大夫原氏朱子
因之故集傳云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蓋其意不欲以南方
之原從毛鄭作原氏之女而次章不續其麻絕無所承故不得
不以子仲之子爲女但兩章皆言女而末章視爾如敼貽我握
椒又爲男女相說則於上下文之脈絡亦未見其爲妥帖也又
首章婆婆其下次章市也婆婆皆指女言語亦煩贅又首章言
東門之枌次章言南方之原旣往東門復往南方之原於理不
順又上言南方之原下復言市也婆婆原是郊原市乃市井一
在國門之外一在國門之內旣期會於南方之原又婆婆於國

中之市揆之情事俱未爲合案首章之婆婆子仲之男也次章之婆婆原氏之女也末章越以醴邁乃道其男女之相說贈物以結好則三章文意俱明曉通達而無措亂複疊之病矣集傳又云此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亦未必然玩子仲之弓明是他人之言不績其麻直是刺其廢業未有男女賦詩相樂而自言不績其麻者也承琪案嚴氏此條一準經文以申毛鄭其說甚確

何氏古義曰王符潛夫論

案此見浮侈篇

云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婆

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云云此詩所言婆婆正巫覡之事未有良家子女而羣然歌舞于市中者況不績其麻二句潛夫之解更自明晰乎

承琪案自匡衡有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之語班固地理志亦云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引陳風坎其擊鼓東門之枌二詩爲證鄭譜因之此皆推本之論蓋上有好之漸漬國俗酣歌恆舞成爲巫風耳然必以此二詩卽爲巫祝事鬼之作且以子仲爲男巫原氏爲女覲則又因事附會經無明文未可據信

子仲之子南方之原傳皆以爲陳大夫氏箋則申之以爲之子是男原氏是女正義引莊二十七年左傳季友如陳葬原仲爲陳大夫姓原之證路史注云子仲氏陳宣公子卽詩子仲之子馮氏名物疏云此詩作於幽公時在宣公前此說非是承琪案新唐書世系表胡公滿後有仲牛甫仲爾金甫子仲氏豈卽其

後歟總之傳箋於此類必有憑依斷非嚮壁虛造范氏補傳曰舉二氏之男女則下此者可知古人姓氏幸而畱於經者不得而廢如邱中有麻之畱氏桑中之姜氏弋氏庸氏皆其類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傳穀善也箋云旦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釋文旦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擇也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宜從鄭讀承琪案韓詩作嗟或古字差通作嗟非必卽爲嗟義王肅直以且爲苟且差音吁嗟則經文穀且于嗟殊不成語徐邈讀且爲士曰旣且之且讀差爲七何反疑卽以爲屢舞傺傺之傺然於文義亦殊費解自不如箋訓旦明差擇爲是但箋以擇爲相擇正義云

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是也後儒誤以爲擇日黃氏日鈔云
果擇吉日當曰差于穀旦不當曰穀旦于差差之言觀也與下
章穀旦于逝詞意一同約以良辰而往游觀也承珙又案差之
言觀古無此訓箋以差爲相擇本謂擇人竝非擇日不煩改訓
正義云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承珙
案此似非箋義原氏之女居在南方何以見其必爲一國最上
之處邾風在前上處箋云在前列上頭也疏以爲在舞位之前
行而處上頭竊意此箋上處亦是謂舞列之上頭蓋以南方原
氏之女容美藝嫻可以居舞列之上頭耳陳氏稽古編云陰晴
未可預期豈容人擇箋謂擇善地而游下文南方原氏女家是
也承珙又案箋謂擇人亦非擇地此說亦未合

集傳於南方之原下云無韻未詳顧氏詩本音亦不入韻孔氏詩聲類曰戈韻爲寒原之陰聲二部每互相轉詩皇矣度其鮮原與上阿池韻生民時維姜嫄與下何韻與此原字與麻娑韻同他如左傳殷民繁氏之繁步何反漢沛鄼縣之鄼才何反說文引嘽嘽駱馬字作疹周官注曰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漢書音義如涓曰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其餘偏旁尤多出入若嬖从般裸从果驛鼃从單瞞瞞从番之類承珙案王氏詩總聞云原今人猶呼御靴切未嘗不叶也蓋已見及於此但僅據方音未能旁引曲證今更考得鄘風嗟兮嗟兮釋文七我反亦

與下展絆顏媛爲韻史記曲沃桓叔子鰈索隱音善又音陀高祖功臣侯表鄆侯蘇林鄆音多說文藿讀若和水經注云蠻麻

聲相近司馬相如子虛賦馬融廣成頌竝以鼃與黿韻此皆元
桓與戈歌通轉之證也

穀旦于逝越以𪛗邁傳逝往𪛗數邁行也正義曰𪛗謂麻縷每
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𪛗爲數王肅云𪛗數績麻之縷也承琪
案布八十縷爲縵王肅之意謂傳以𪛗爲縵之假借耳然上文
旣云不績其麻矣何又以麻總而行竊疑毛意訓𪛗爲數蓋讀
爲數𪛗之數幽風九罭傳縵𪛗小雅魚麗傳作數𪛗知縵有數
義數者促數爲攢湊總會之意故商頌𪛗假傳又云𪛗總中庸
作奏假奏猶湊也會聚之義然則此傳𪛗數邁行者本謂男女
促數會聚而行鄭以數義難明故以總訓申之非與毛異玉篇
𪛗數也詩曰越以𪛗邁此或據三家詩从彳作𪛗必非麻縷可

知其字雖與毛異義亦當同耳

視爾如葍傳葍芑芑也爾雅葍蚍蚍郭注今荆葵也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承珙案廣雅陸疏皆以葍爲荆葵爲郭所本惟崔豹古今注以芑芑一名戎葵一名荆葵一曰蜀葵然爾雅本有肩戎葵郭云今蜀葵也自是別草與芑芑異崔氏混荆葵蜀葵爲一羅願爾雅翼駁之極是羅氏又云葍荆葵葍戎葵之類比戎葵葉小故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也華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紋縷之一名錦葵大抵似蘆葍華故陸氏云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亦其文采相錯故陳風男子悅女比之曰視爾如葍言如戎葵之華小而可愛也此說近之馮氏名物疏引濮氏說以爲紫荆毛詩明辨錄又以爲

蕎麥皆無稽不足信

衡門

序云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范氏補傳曰是詩與甫田皆視其君之失而正救之齊襄公志大心勞所謂過也詩人則抑之陳僖公愿而無立志所謂不及也詩人則誘之姜氏廣義曰此篇與小雅鶴鳴篇同純用比體而正意宛然言下惟鶴鳴如易之取象詞氣莊重故序曰誨此則極淺近極風致而至理躍然使人入耳情怡而感發興起序之所以爲誘也承琪案序於十五國風曰美曰刺曰勸曰惡曰思曰閔曰傷曰疾曰怨曰責曰止曰懼曰戒曰哀曰憂其旨多矣而言誘者獨見於此篇序言僖公愿而無立志實與詩意脗合